

巴学园

关于成长 · 关于教育 · 关于爱

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Ⅱ

[美]大卫·佩尔泽 著 梁华 译

A Child Called It II

南海出版公司

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II

[美] 大卫·佩尔泽 著 梁华 译

— 3 —
A Child Called It II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8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. 2/[美]佩尔泽著;梁华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08.8

ISBN 978-7-5442-3437-5

I.一… II.①佩…②梁… III.自传体小说-美国-现代
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866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5-001

A MAN NAMED DAVE

Copyright © [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by Licensee] by [name of Licensee].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: Copyright © 1999 by Dave Pelzer.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
YIGE BEI CHENGZUO TA DE HAIZI II

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 II

作 者 [美] 大卫·佩尔泽
译 者 梁 华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张 锐
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 杨兴艳
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 9.25
字 数 210 千
开 本 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3437-5
定 价 25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大卫·佩尔泽

享誉国际的美国畅销书作家。童年时代曾遭到母亲残酷虐待，是20世纪美国加州历史上最严重的三起虐待儿童案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人。于美国空军服役期间开始参与少年救援计划，常到各地演讲，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，受到里根、布什、克林顿总统高度赞扬。1994年因致力防止儿童受虐而入选“世界十大杰出青年”，为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人。

本书出版后，长期雄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前列，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均创造了畅销奇迹，被普遍赞誉为“人类坚强灵魂的奇迹”、“最激励人的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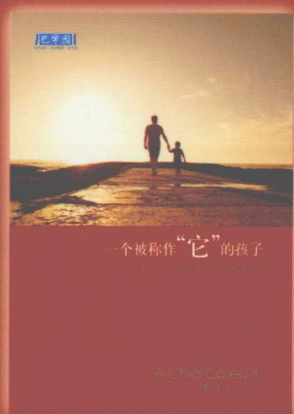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讲述大卫长大成人后的故事，也是关于人类的希望与救赎、获得爱与接受，尤其是最终学会报答与感恩的真实经历。他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和心灵之旅，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：即使是最黑暗的夜空中，也始终有最灿烂的星光在闪烁。

责任编辑：翟明明

特邀编辑：张 锐

丛书策划：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
装帧设计：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


《一个被称作“它”的孩子》

[美]大卫·佩尔泽 著 定价：25.00 元

讲述大卫童年时期的罕见经历。在那段日子里，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母亲的残酷虐待，母亲天天打他、饿他，逼他喝氨水，将他的胳膊烧得皮开肉绽，在他肚子上扎出一个大洞……每一天，他的生命都受到严重威胁，多次濒临绝境。然而，强烈的求生愿望和永不屈服的坚韧心灵给了他生存的动力，最终使他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对手。

目录

结束	1
飞走	25
一封家书	39
渴望	55
逃走	71
重组	103
愚蠢的行动	117
改变	139
上帝的恩赐	169
根源	181
参与救助活动	197
永别了	207
最后的抉择	223
诀别	239
美好的事	265
尾声	277
附录	281

结 束

1973年3月4日，加利福尼亚州达里镇。

我吓坏了，双脚冰凉，肚子饿得要命。我竖起耳朵，透过车库的黑暗，捕捉着楼上卧室里母亲翻身时，床铺发出的最微小的声音。我甚至可以从母亲的干咳中，判断出她是在熟睡还是正准备上床。我祈祷母亲千万不要把她自己咳醒。我祈祷我还有点儿时间。就在几分钟之前，苦难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紧闭双眼，飞快地喃喃祈祷着，不过我觉得上帝是恨我的。

因为没有资格成为“那个家庭”中的一员，我躺在一张破旧的行军床上，连毯子也没有。我蜷缩成一团，尽量让自己暖和一点儿。我用衬衫的上半截盖住脑袋，希望呼出的热气会让脸和耳朵暖和点儿，还把双手夹在双腿间或者放在腋下。确信母亲已经沉沉睡去后，我就大着胆子，从一堆脏兮兮的破烂里偷出一块抹布，紧紧地裹在脚上。为了保暖，我什么都可以干。

保持体温，是为了生存。

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几个月来，我只有在梦中才会得到一些解脱。虽然我很努力地想睡着，但还是不能再次入睡。我太冷了，膝盖禁不住瑟瑟发抖。我小心翼翼地摩擦着双脚，即使弄出一点点声响，也害怕母亲会听到。没有母亲的命令，我什么也不能做。就算我知道她已经在兄弟卧室的下铺睡着了，也依然能感觉到她在控制我。

母亲一直控制着我。

尽力回想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大脑开始运转起来。我知道，要怎么活下去，答案全在我的过去里。除了食物、热量和活下去之外，弄明白母亲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，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。

我对母亲的第一个回忆就是“谨慎”和“敬畏”。当我还是一个四岁小孩的时候，就能从母亲的声音里揣测出有怎样的一天在等着我。当母亲变得耐心、亲切的时候，她是我的“妈咪”。但当她变得易怒、暴躁不安的时候，我的“妈咪”就变成了“母亲”——一个冷酷、邪恶、会出其不意地对我施行暴力的人。我很快变得恐慌，害怕会招致母亲的攻击。在没有得到母亲允许的情况下，我甚至连洗手间都不敢去。

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她酒喝得越多，“妈咪”的成分就越少，“母亲”的成分就越多。我满五岁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母亲酒后发疯，竟意外地把我的胳膊弄得脱臼了。那一刻，母亲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：她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了，已经失控了。这一次伤害的严重程度，已经大大超过了她以往打我的脸、扎我的身体或者把我扔下楼梯。

但是刚刚回过头来，母亲就编造了一个谎言，用来掩盖那次事故。第二天早晨，母亲开车带我去医院，向医生哭诉说，我夜里从床铺上掉下来了；接着还说，她是如何竭尽全力地想接住我，又是多么不能原谅自己动作太慢了。医生似乎也觉得奇怪。回家以后，我的父亲——一个接受过救护培训的消防队员，对母亲编造的故事居然没有任何怀疑。

后来，当母亲把我抱在胸前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决不能说出这个秘密。尽管如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仍然觉得会回到以前和妈咪在一起的好日子。我确信她会从酒醉中醒来，把那个“母亲”永远抛弃掉。作为一个应该在母亲臂弯里撒娇的四岁小孩，我觉得最坏的日子已经到头了，母亲会变好的。

但是，唯一有改变的就是母亲发怒的程度，以及我与她之间的秘密。到了我八岁的时候，她不允许别人再叫我的名字，她已经把“大卫”换成了“男孩”。很快，她觉得男孩听起来太人性化了，于是决定叫我“它”。因为不再是那个家庭中的一员，我被禁止在家里居住，只能睡在车库里。如果我不是把双手放在屁股下，坐在楼梯底下，就一定像奴隶一样在做家务。如果没有在母亲规定的时间内干完活儿，我不仅要遭到毒打，还要挨饿。母亲会一个多星期都不给我吃的，这不止一次了。在母亲的“游戏”中，她把食物作为致命武器来对付我，这叫她感到非常得意。

母亲对我所做的事情越是怪异，她就越觉得自己会侥幸地逃脱惩罚。她把我的胳膊放在煤气炉上烫，然后对惊呆了的老师说，是我玩火柴烧到了自己。刺伤我的胸部以后，她告诉我那些吓坏了的兄弟，是我攻击了她。

多年来，我竭尽全力地事事想在前面，力图用我的智慧来战胜她。在母亲打我之前，我就先绷紧身体的某些部位。如果母亲不给我吃的，我会尽力偷些食物残渣。母亲在我嘴里灌满清洗碗盘用的粉红色肥皂水，我会含着它，直到母亲看不到了，再吐到车库的垃圾桶里。无论以何种方式打败母亲，都意味着我的胜利。这些小小的胜利支撑着我活了下来。

我唯一的解脱方式就是做梦。当我朝后仰着头，坐在楼梯底下的时候，我看到自己就像英雄超人一样，在空中飞翔。我相信我和超人一样，有两重身份。在这个冰冷的家里，我的身份就是那个被叫作“它”的孩子——一个被抛弃的、从垃圾桶里捡吃的、让人耻笑的、没有发育好的孩子。当我趴在厨房地板上不能动弹的时候，我就拥有超人的身体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力量，我有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身份。我开始相信，如果母亲朝我开枪，子弹会从我的胸口弹回。无论母亲发明了什么“游戏”，也不论她对我的攻击有多么严重，我都要赢。我要活下去。当我不能忍受疼痛和孤独时，就会闭上双眼，展臂飞翔。

我过完十二岁生日，又过了几个星期，母亲和父亲分开了。超人消失了。我体内的力量也丧失了。那天，我觉得，母亲一定会杀了我——就算不是在那个星期六，那日子也不远了。由于父亲的离去，母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虽然多年来，当母亲强迫我吞下一勺勺氨水的时候，父亲只是一边啜酒一边神情沮丧地看着，当母亲痛打我的时候，父亲只是耸耸肩膀。但是，只要他在那个房子里，我就会觉得安全些。然而，当母亲把属于父亲的那点东西扔上车，车开走后，我紧紧地合上双手，低声祷告：“也许有一天，他会带我离开这个地狱。

阿门。”

这大概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，上帝从来都不会回应我。现在，我继续在黑暗的车库里战栗，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。我为自己没有勇气和力量反抗而哭泣。我太累了。八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已经把我生存的力量吮吸殆尽。我双手合十，祷告着，如果母亲要杀死我，就请她仁慈些，赶快来吧。

我开始觉得头晕，越是祈祷，就越是觉得自己飘忽忽地进了梦乡。我的膝盖不再颤抖，那瘦骨嶙峋的指关节慢慢舒展开来。在沉沉睡去之前，我对自己说：“上帝，如果你能听到，可以带我离开这里吗？请你带我走吧，今天就带我走。”

突然，我挺直了上半身。我听到楼上的地板在母亲的重压下发出的声音，紧接着，是她那令人窒息的咳嗽声。我几乎可以想到，她弯着腰、快要把肺咳出来的样子，这是多年来她不停地抽烟和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。天啊，我多么痛恨她的咳嗽。

睡意很快就消失了，一阵寒气袭进了我的身体。我还是想睡，想永远地睡下去。我渐渐清醒过来，诅咒上帝没把我从睡梦中带走，可上帝从来就不听我的祷告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已经死了。我连在这个“房子”里多活一天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无法想象满是母亲和她那险恶游戏的一天。我崩溃了，痛哭起来，泪如泉涌。过去我是很坚强的，只是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。

母亲磕磕绊绊的声音把我带回了凄凉的现实。我擦干鼻涕和眼泪——不能，决不能流露出一丝软弱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盯着上面。在退回壳里之前，我把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叹了口气。如

果你是上帝，有什么理由？我实在……实在很想知道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活着？

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出卧室。起来！我脑袋里尖叫着，快起来，只有几秒钟的时间……我本该在一个小时前就起来干家务。

我站起来，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想找到车库的电灯开关。一条腿绊到了行军床上，我条件反射地伸出手，想缓冲一下，但是太迟了。瞬间，我的脸撞到了冰冷的水泥地上。晶莹的泪珠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我双手拍打着地面。我实在是太想睡去了，不想再醒过来。

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朝着洗手间方向去了，我从水泥地上爬起来，打开电灯，抓起扫帚，跑上了楼梯。如果我可以和被母亲抓到之前打扫完楼梯，她就不会知道我起晚了。我能赢的，我笑着对自己说，来，小子，快点！我都快喘不过气了，大脑在超音速地运转着，但身体的反应却很慢，双脚像水泥块一样，手指尖冻得发麻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慢，过去，我像闪电一样快呀！

我不假思索地伸出左手去够木头扶手，扶着扶手爬上了楼梯。就要赢了，我对自己说，真的就要赢了！我听到了上面洗手间里汩汩的流水声。我加快脚步，朝扶手伸长了胳膊。我心里在笑——就要打败她了！突然间，我的手抓空了，心猛地一沉，身体开始摇晃。扶手！抓住该死的扶手！虽然我尽量集中精力，但手就是不听使唤。

我的世界一片黑暗。

我眼冒金星，脑袋懵懵的。我能分辨出，在一片耀眼的白光中站着一个身影。“那是……什么东西？”

我努力摇晃着脑袋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儿。有一阵子，我以为自

已正注视着上帝派来的、要接我去天堂的天使。

然而，母亲病态的咳嗽很快击碎了我的美梦。“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她的声音吓得我差点尿裤子。为了不把孩子吵醒，母亲用一种柔软却带有几分邪恶的声音说着：“让我看看，有多快……把你身后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拿到这儿来……开始！”母亲打了一个响指，表示开始。

把扫帚放在楼梯底下时，我的身体在瑟瑟地发抖。

“噢，不！”母亲微笑着，“带上你的‘朋友’一起来。”

我弄不明白母亲的意思，朝四周看了看，然后抬起头望着她。

“扫帚，笨蛋。带上扫帚。”

每上一个台阶，我都在盘算着，怎样才能逃脱母亲妨碍我按时完成家务的罪恶游戏。我警告自己要集中精力。我知道她打算用扫帚做武器，打我的胸或脸。有时候，就剩我们俩单独在一块儿时，母亲喜欢用扫帚根儿直接戳我的膈窝。如果跟着她进了厨房，我就死定了，就不能走着去学校，更别说跑了。如果母亲让我留在楼梯上，我知道她只会打我的上半身。

一到楼梯顶，我很自觉地摆出了“受训的姿势”：身体挺得直直的，头弯得低低的，双手紧贴在身体两侧。我不能动一块肌肉，也不能眨一下眼，更不能看她。没有母亲的允许，我连气儿都不能喘。

“说！说‘我是笨蛋’。”母亲弯下腰，在我耳边说。我退缩着，以为她会拧我的耳朵。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，她是在看我会不会退缩。我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再往后退。我的脚后跟已经悬在了楼梯的边缘。我祷告着，今天，千万不要把我推下去。

“来，说呀。请说。”母亲乞求着。她的声音有些变了，似乎很平

静，没有威胁性。我的大脑运转着，弄不清母亲仅仅想让我说话，还是想让我做些什么。不妨说，我掉到了她的陷阱里。我把全身的能量都集中在了脚尖上，但越是集中精力，身体就越想摇晃。

突然，母亲把一根手指伸到我的下巴底下，抬起我的脸对着她。她腐臭的呼吸让我直想吐。我努力让自己不被她的恶臭熏倒。她不让我在家里戴眼镜，但我还是怒视着她那张膨胀发红的脸。她那曾经闪亮的头发现在变得油腻腻的，贴在脸上。

“说！你到底觉得我有多愚蠢？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愚蠢？”

我胆怯地仰着头，说：“妈妈……”

我的脸一阵刺痛。

“谁让你说话了？不许看着我！”母亲嘶嘶地说。

我猛地低下头，迅速把痛苦压下去。上帝啊，我对自己说，我居然没有看到她过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每次她打我的时候，我都能先看见她抡起胳膊。我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这么慢。该死，大卫，集中精力思考！

“它该开始做它的家务了！”母亲怒吼着，“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觉得我很愚蠢，是不是？你认为你能侥幸地逃脱，是不是？”她摇着头说：“伤害你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选择了你的行为。你知道——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你来这个家是干什么的。”

“如果它想吃饱，那么，很简单，它必须按照要求去做。如果它不想受到惩罚，那就别惹麻烦。它应该知道规则。我不会把它和其他人区别对待。它只不过是听话。”母亲停下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喘息，似乎陷入了困境。我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，只希望她走上

来打我。“我该做什么？”她提高了嗓门，“我应该睡觉，但是没有，我得在这儿陪着你。可恶的狗东西！该死的杂种！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你不是人，而是……任我支配的东西。明白吗？我说清楚了吗？要不再来一遍？”母亲咆哮着。

母亲的话在我心底回响着。多少年来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听着同样的话。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就是任她摆布的机器人，像一个能让她随意开关的玩具。

我内心几近崩溃，身躯开始战栗，再也无法忍受了！我对自己喊着，快来吧！杀了我吧！快点！我的视野猛然间变得清晰了。愤怒涌上心头，我的内心不再害怕，也不再感到彻骨的寒冷。我使劲地摇着头，紧盯着母亲的身体，右手紧紧地攥着扫帚把。然后，我慢慢地舒了一口气，眼睛直瞪着母亲，嘶嘶地说：“别管我……母狗！”

母亲变得有点瘫软。我聚精会神，想看透她的金丝边眼镜和那双发红的眼睛。我要把过去八年的苦痛和孤独全部还给母亲。

母亲的脸色变得惨白。她明白了，她清楚地知道了我现在的感受。我告诉自己，这起作用了。母亲想逃开我的怒视，她轻轻把头转向了左边。我紧盯着母亲的一举一动，她逃不了。母亲的目光游移不定，我扬起脑袋，目光更加犀利了。我笑着，心底里升起一股暖流。现在，控制者是我。

在意识深处，我听到了咯咯的笑声。有一阵儿，我还以为是在嘲笑母亲，向下一看，却见母亲在假惺惺地笑着。她呼出的腐臭气息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母亲越是笑，我的身体就越是紧张。她把头转向灯光。此刻，我告诉自己：她过来了！来吧！快点，干吧！我倒是要看看她能干出些什么！

一瞬间，眼前一晃，我感到她的手扇在我脸上，接着，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流了出来。我任由血流到铺着黑色垫子的楼梯上。我不会让母亲看到我痛哭或者有什么别的反应，好叫她幸灾乐祸，我用麻木来藐视她的存在。

“还有点胆量，是吗？不过太晚了。”母亲冷笑着说，“你不会成功的。你从来就没成功过，将来也没戏。你是一个可怜虫。我想什么时候杀死你就什么时候杀死你。就是这样。”她打了一个响指，“你活着，仅仅是因为我想让你活着。你还不如一个……”

我尽力不去听母亲的话，一股寒意悄悄在心底蔓延开来。我低下头，重新摆好了受训的姿势。深红色的血滴落在鞋尖上。在那短暂的一瞬间里，我是多么有生命力呀！但现在，她是控制者了。

母亲不停地胡说，我频频点头称是。顺从母亲，就意味着我可以在她的家里多待上一天，这样做总是很管用。

“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我遭了多大的罪……”

我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闭上眼睛，徒劳地想阻挡她的声音。我多么希望她现在就倒在地上死掉呀。我想象着母亲四肢摊开，趴在走廊地板上的情形。我会毫不犹豫地去看她咽气前垂死挣扎的样子。

母亲的声音兴奋起来。突然，她紧紧攥住我的脖子，我的嗓子像在冒火，眼珠子都快要进出来了。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她要袭击我。我条件反射般去掰母亲的手。但我越是挣扎，母亲攥得就越紧。我想喊，但只能发出一丁点声音。我的脑袋不由得耷拉下来，挣扎着回过头，盯着母亲的脸色。快点！我朝自己吼着，快点！你太差劲了，你太紧张了，来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你到底能得到什么！杀了我

吧，母狗！

母亲的脸色因极度的仇恨而抽搐，鼻翼由于急促的喘息而不停鼓动。我希望母亲杀了我。我觉得自己变得轻飘飘的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似乎正身处一条长长的隧道中。我的胳膊滑到身体两侧。多年来，我第一次感到身体放松极了。我不再寒冷，不再害怕，正要……

一个大巴掌扇得我的脑袋左摇右晃。“噢，醒醒！醒醒，你这个可恶的东西。我还没完呢！我清楚你想要什么！”母亲喊道，“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？怎么样……这周末，我不会送到你叔叔家去了，也许我会把你的兄弟们送去，这样你和我就可以单独待在一块儿了。我打赌你想不到这一招，是吧？”

从她的语气里，我感觉应该回答她，但是我没有。

“噢，怎么了？难道小虫子也会嗓子疼？那就太糟糕了！”母亲微笑着。我看到她的嘴唇在动，但怎么也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。母亲又狠狠地掐了我一下，松开了手。没有得到母亲的允许，我就摸着脖子，大口地吸着气。我感到她还没有罢休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我差点摔倒：母亲拿着扫帚从旁边抽过来。我不由自主地绷紧了上半身。“这个，”她说，“这是对你撒谎，说你做了家务活的惩罚。我告诉过你几百遍了，你要在我起床前就起来干活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我迟疑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或者该不该回答。

“我说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呃，是的，妈妈。”我哑着嗓子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告诉我，你叫什么？”母亲向前伸着脑袋，满含恶意地问。

“它。”我羞怯地答道。

“‘它’是干什么的？”